蜀山劍俠傳/30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三〇〇回　密愛輕憐 再世仙緣圓舊夢　精芒掩醒 無邊毒火墮諸天

下一回▶

原來小南極附近飛龍島散仙飛龍真人本是旁門左道，以前曾因受正教仙人懲治，幾遭誅戮。但由此洗心革面，不再爲恶，長年在島上苦修，極少出外。偶遊中土，行經海南島，適值甄海投生在一個姓歸的漁民家裏，因是怪胎，受盡欺凌，年纔七歲，父母雙亡，仗着生來力大，爲一土豪牧馬。這日騎馬下山，馬忽失足滑跌，人雖未傷，馬卻跌成殘廢，不敢回去，連夜逃走，爲奇蛇所傷，被飛龍真人救去，收到門下，取名歸吾。飛龍真人知其根骨深厚，夙孽甚重，對他說道：「旁門中人終無好結果，我不久便要兵解轉世。現將本門道法全數傳你，等我兵解以後，最好遇機改歸正教，切勿自滿。」甄海感激應諾，每日苦煉，不滿十年，便將師傳全數學會。飛龍島上原產有一種靈藥，乃師命他加意防守。一日，飛龍師又對歸吾說：「我連日默運玄機，已算出前因後果，得知你前生二子現名甄艮、甄兌，已拜在峨眉門下。因他們天性純孝，時常背人向天泣告，苦求師長恩允，許其父子重逢，他們以後必定尋來，你便可歸入正教。你的前生夙孽，也因二子孝心感格，減去不少。你那前生愛妻也轉了世，作了小南極四十七島旁門散仙白菱礁主的女兒，名叫白明玉。不過不到時期不能前往相見，否則便要生出許多危害。」這時歸吾已盡得師傳，洞悉前因。想起以前夫妻二人海外同修，本極恩愛逍遙，祇爲一念貪嗔，受人蠱惑，往紫雲宮奪寶，致被仇人虎頭和尚將強敵引上門來，身遭慘死。愛妻也因傷重而亡。如今既知下落，恨不能當時便尋了去。無如他素敬師長，不敢違背，等了些年。正在日夜相思，白明玉忽來島上盜取仙草。因其投生時法力尚在，靈智未失，前

生之事尚還記得不少，但不知丈夫就是本島主人。正下手採藥之時，歸吾忽然驚覺，發動禁法，將其困住。因不知來人是前生愛妻，欲下毒手傷害，又愛其美貌，忽然心軟，發話現身。明玉這纔認出對方乃是前生丈夫，忙即出聲相喚。歸吾因明玉相貌已變，先未認出，直到對方大聲疾呼，方始問明經過。劫後重逢，悲喜交集。旁門中人，本來不禁婚嫁，何況是前世夫妻，不免重溫舊夢。

明玉之母乃一妖婦，人最兇狠，淫蕩無恥，與四十七島羣邪多有交往。因爲明玉貞烈端好，本非所喜。明玉雖將靈藥取回，但其法寶已被丈夫破去，有點得不償失。何況又在島上留了三日，纔行回去。本想稟明乃母，不料纔一回島，便見乃母好友、鄰島妖人徐神君父子在座。知道乃母濫交，徐神君之子水靈兒徐通對自己垂涎已久，屢次求婚，乃母還曾強迫許婚，均因自己厭惡對方，誓死不從，爲此失歡。恐其進讒，未敢向母稟告自己與前生丈夫團聚之事。等徐氏父子走後，乃母重提舊事，仍令嫁與徐通。明玉已與丈夫隔世重逢，自然不肯。妖婦戀姦情熱，祇圖討好情夫，見女堅拒，不由大怒。嚇得明玉有滿腹的話不敢出口。就此因循下去，不時私往飛龍島與丈夫相見，年月一多，自然泄露。妖婦和徐氏父子俱都忿恨，幾次往尋歸吾生事，於是成了仇敵。明玉終被乃母監禁，不能擅離一步。歸吾思戀愛妻，竟冒奇險，由地底暗入白菱礁，強將明玉救出，帶了逃走。剛一回島，男女妖人便已尋來。歸吾也是恨極，用師傳異寶，冷不防將徐神君殺死。妖婦同了徐通見機逃走，隨約四十七島妖人趕來報仇。因衆寡懸殊，歸吾不敵，祇得帶了明玉逃走。眼看快被仇敵追上，幸遇南海玄龜殿前輩散仙易周之子易晟，將妖婦殺死，羣邪也都受傷驚逃。易晟便令歸吾夫妻在玄龜殿附近覓一小島，暫時隱居，以待仙緣遇合，全家團聚。

歸吾夫妻住了些年，忽憶前師遺命，曾說前生愛子本年必往小南極相會。同時又想起島上所產靈藥雖然深藏島洞山腹之內，已用法術封禁，外人不易尋到，也難採取，但今當結實之期，意欲暗中回島查看，將靈藥連根移來，以免落入敵手。哪知剛到不久，便被徐通用邪法查見，約來烏魚島上妖人，將夫妻二人一起擒去，欲用陰火煉化歸吾附身寶光，將其殘殺，並逼明玉歸順，供衆妖人淫樂。被困四日，受盡苦難，正在拼命掙扎、萬分危急之際，總算五行有救。

原來金鐘島主葉縉門下女弟子朱鸞，因那年峨眉赴會之後，乃師去往雙杉坪煉那絕尊者滅魔寶籙，想起前在灌口手刃親仇以前，曾被仇敵邪法所困，多虧土木島主商梧之子商建初相助，纔免於難。又見對方少年英俊，併爲自己受傷，深覺對人不起，但所居遠在北海，不便往訪。不知夙緣前定，彼此一見鍾情。回島不久，又出去行道，商建初三尋

始遇。朱鸞見他中了妖道毒刀，幾乎殘廢，雖仗陷空島靈藥解救，元氣虧耗，尚未復原，事由救護自己而起，好生不安。雙方本就傾心，日子一久，情愛越厚，不時背了衆同門，另往別島約地相會。這日朱鸞忽然想起故鄉風物，雙方情愛日益加深，師父又不在家，師妹硃紅和別的同門、侍者見自己與商建初一雙兩好，不但不爲叫破，反想促成神仙眷屬，處處與己方便，日子一多，漸漸成了形影不離，便與商建初商量，欲回故鄉一趟。商建初愛極朱鸞，百依百隨，聞言立即應諾，兩人便往中土飛來。二人本意是往湖南故鄉，暢遊三湘七澤之勝。中途聽一同道說起東海三仙舊居釣鰲磯附近，尚留有不少靈芝，本年正當結實。於是仗着師門深交，欲往求取，以爲當地必有峨眉門人防守，一求即允。不料到後一看，芝圃四外竟設有極嚴密的仙法禁制，無法入內。商建初見她失望，意欲討好。因自上次受傷回山，雖受乃父商梧責罰，卻賜了兩件法寶，均是土木真氣煉成，便和朱鸞說，打算用土遁入內，採取靈芝。朱鸞因峨眉乃師門至交，怎能行此盜竊之事？執意不允。

二人原坐在釣鰲磯旁山石之上，正在說笑，忽聽遠遠破空之聲。商建初自從灌口喫虧，遇事留心，聞聲仰望，三道暗綠色的妖光夾着幾絲紅線，正由天邊破空穿雲而來，看出是左道妖邪，忙把二人身形隱去。晃眼之間，遁光飛墮，現出一僧一道，相貌均甚兇惡。內一妖道背插妖旗和九柄短劍，更是一身邪氣。纔一落地，便朝右側危崖下走去。二人聽出妖道乃慈雲寺漏網的七手夜叉龍飛，另一人則是妖僧。因聽人說苦行頭陀門人笑和尚在東海釣鰲磯洞中面壁十九年，名爲受罰，實則是乃師借此傳授他本門無形仙劍，以爲三次峨眉鬥劍之用。七手夜叉龍飛想起前仇，欲趁對方入定之際，施展邪法暗算，收煉生魂。朱鸞知道妖人不懷好意，首先激動義憤。商建初本恨妖人，又有心上人的話，便一同暗中跟去。到了洞前一看，因有仙法禁制，妖人無法攻入，便在洞外佈下妖陣，意欲攝取生魂。朱、商二人因以前曾爲邪法所敗，還不敢現身冒失動手。又見洞外禁制神妙，邪法無功。正想看上一會兒再相機下手，忽見邪法發動，妖旗上飛起四五十個魔鬼影子，不住舞蹈，厲聲悲嘯。朱、商二人身在妖陣以外，聽去都覺心驚神搖，令人生悸，知道邪法厲害。忽見一個面如冠玉，又白又胖的小和尚，滿臉笑容，在一片金光籠罩之下，由洞中飛出。數十魔鬼立時張牙舞爪，撲將上去，小和尚立被困住。商建初知是笑和尚的元神，便先將乃父鎮山之寶六甲金光障揚手飛出，想將笑和尚護住。不料那形似六角屏風的金光剛一發動，人影一閃，忽然不見，自己蹤跡卻被二妖人看破。妖道揚手便是一片碧陰陰的妖光，電也似疾佈滿天空，往下壓來。朱、商二人逃避不及，隱形法竟被破去，祇得動手。二妖人的邪法十分厲害，幸而商建初持有父傳至寶，放出二行真氣，將身護住，未遭毒手。

雙方正相持間，二妖人忽似有甚警兆，一同破空遁去。朱、商二人因見笑和尚先前失蹤，不知是否爲邪法所害，正在互相談論，因洞口有仙法禁制，無法入內查看。忽聽壁中有人笑道：「二位道友，怎的如此性急？這兩個妖人日前已經來過，知我面壁入定，意欲暗算；不知我年來苦修，未等期滿，內功已經圓滿。同時我又發現先恩師的遺偈，得知此舉實是師恩深重，玉我於成。本不需要十九年功候便可完滿，祇爲尚有孽緣未了，意欲令我多留數年，免去煩擾。無形仙劍煉成，雖可隨意出山，但峨眉仙府參拜教主，仍須十九年期滿，纔能前往。在此數年之內，僅許出洞三次。本來我已約有兩位同門好友，打算用一幻影絆住敵人，等他到來，一起夾攻，將其除去。不料妖道惡運未終，已被逃走。你們雖然誤了我事，盛情高義也頗感謝，此時尚難出見。你二人前坐山石之上，有家師留賜的靈符，我轉贈二位道友，萬一有甚爲難之事，不妨照我所說用法，將符展動。因家師遺留的法寶、靈符均已被我得到，飛行頗快，不消多時，便能趕往相助。還有先逃妖道名叫龍飛，煉有九子母陰魂劍和一面攝魂妖幡，邪法厲害，你二人已和他成仇，遇時必須留意纔好。」

朱、商二人聞言，纔知笑和尚法力甚高，原來故意誘敵，連忙稱謝。尋到所贈靈符，笑和尚傳了用法，又指示去往芝圃的門戶，二人大喜稱謝。採了兩本靈芝，同往南海飛去。剛到金鐘島，見小師妹硃紅和一妖人對敵，正在相持。二人連忙上前，一同合力將妖人打敗，妖人受傷逃走。一問，方知妖人乃烏魚島主烏靈珠之子烏角，天性淫兇，無惡不作。硃紅去鄰島閒遊路遇，被其暗中跟來，先畏島主葉繽的威名，不敢輕於招惹，祇是戀戀不捨，時往窺探。後來探出葉繽不在島上，一時色令智昏，約一同黨，暗用邪法隱形，打算冷不防把硃紅暗中攝走。不料島上設有仙法禁制，並有一面寶鏡。硃紅日前又早發現有一相貌奇醜的猴形怪人在島前隱形窺探，先不叫破，暗告同門設伏相待。二妖人還未深入宮中，便被硃紅將隱形邪法破去。同來妖黨見勢不佳，已先逃走。祇烏角一人尚在戀戰，不肯就走。朱鸞想起四十七島妖人的多年夙仇，師父雙杉坪煉法便爲此事，孽子竟趁師父不在，來此相犯，不由大怒。

商建初爲了迎合二女心意，自恃父親所傳法寶，欲代除害。烏角偏不知道死活，第二日又約了幾個妖黨前來，一到便被商建初殺死了兩個，烏角受傷逃走。當時不追，原可無事。爲討好心上人，一同追往烏魚島上。島主烏靈珠正用邪法陰火祭鍊歸吾夫妻，忽見愛子被敵人追來，看出對方乃土木島主門下，先還不想結怨。無如商建初自恃法寶神妙，又忿妖人先前出語淫穢，立意將其除去，一任對方警告，終不肯退，於是動起手來。烏靈珠乃四十七島妖人之首，妖法厲害，因知土木島商氏二老十分難惹，雖然動手，仍不肯結怨。一時疏忽，竟被二人仗着二行真氣開路，闖入法壇，將歸吾夫妻救出險地。烏

靈珠本意想將二人困入法壇，一見對方發動二行真氣，又持有土木島鎮島之寶六甲金光障，再一喝問姓名，竟是商梧獨生愛子，越發不敢傷害。

朱、商和歸吾夫妻四人會合以後，仍可逃走，偏見成功容易，敵人邪法均爲自己所破，一時貪功好勝，妄想將烏魚島衆妖人一齊殺死。孽子烏角又是惡貫滿盈，看出乃父首鼠兩端，趕往後宮向乃母哭訴，一同趕來，想逼乃父爲他報仇。到時正遇上烏靈珠和來人一面對敵，一面發話警告之際，惟恐敵人膽小逃走，不由分說，母子二人一齊動手。商建初本已看出敵人邪法厲害，伎倆未窮，偏生朱鸞天性疾惡，尚無退意。烏靈珠又口口聲聲說：「我與你父無仇無怨，你年幼無知，不值計較，姑且寬容，但所救兩人必須留下。」因此不肯退走。正在相持，待以全力一拼，一見孽子同一妖婦重又出現，不由勾動怒火，揚手把土木神雷打將出去。妖婦母子自恃太甚，以爲敵人深入重地，死活由心，萬無敗理，其實已是煞星照命。

原來商建初因在灌口受傷，斷去一臂，回山受完責罰，將斷臂續好之後，商梧便對他說：「我門人子侄，從未喫過人虧。你既心愛此女，限在三年之內，接來本島完婚。另將本門至寶土木晶砂賜你，外加柬帖一封。尋到此女，便即回島完婚，過期不成，休再見我。」商建初因爲養傷，已和朱鸞數年未見，聞命大喜，傷癒立往尋訪。不料朱鸞奉命行道，很久不曾尋到。最後前往金鐘島相訪，方得相遇，並還看出對他鐘情，心中狂喜。後來探明心意，同了朱鸞回山，稟知父親，說朱鸞已經允婚，但要稟明師父方始來歸。以爲父親、叔父言行如一，向無更改，三年期限將滿，朱鸞又非等師父回山請命不可，恐父怪罪，還在提心吊膽。不料商梧聽完之後，對小夫妻甚是獎勉，並賜朱鸞一件防身法寶爲見面禮。此寶名碧雲屏，一經施爲，便有一片碧雲將身護住，萬邪不侵。這時，建初因心上人痛恨仇敵，不肯退走；又見烏靈珠有些情虛，好似怯敵。心想：「自己的防身法寶十分神妙，又帶有土木晶砂，至多不勝，全身而退，當可無害。」於是全力發動，妖婦母子恰巧撞上，驟出不意，竟被震成粉碎。朱鸞恨極孽子，又將新近煉成的冰魄神光往起一合，連元神也一齊消滅。

烏靈珠當時大怒，悲忿填膺，咬牙切齒，把心一橫，所佈妖陣本已準備停當，當時發難。朱、商二人法寶雖然神妙，具有威力，無如對方精於玄功變化，邪法厲害。先前妖婦母子之死，祇因其輕敵太甚，以爲敵人已陷妖陣，彈指之間，便可報仇，沒料到那等快法。雙方來勢又均極神速，烏靈珠又在遲疑不決，就這事機瞬息之間，微一疏忽，母子二人已被土木神雷震成粉碎，形神皆滅。這原是朱、商二人一時僥倖。等到敵人真個翻臉成仇，以葉繽法力之高，昔年屢與四十七島羣邪惡鬥，尚難全勝，何況烏靈珠近年爲防葉

縯報仇，又聯合羣邪煉了不少邪法異寶，朱、商二人如何能是對手。不過烏靈珠對商梧父子仍有點懼怕，因而一面發動妖陣，將仇人困住；一面又向四十七島羣邪發出警報，一齊召來，以備萬一。四人在陣中被困了三日，商建初雖仗父傳法寶護身，並用土木晶砂、二行真氣護在寶光之外，暫時不致受害，無如敵陣中陰火兇毒異常，休說脫身，稍被乘隙侵入，便遭慘死，連元神也被攝去，永受煉魂之慘。羣邪因見敵人晶砂神妙，急切間不能奏功，爲防夜長夢多，商氏二老警覺趕來，仇報不成，反爲所敗，索性各把邪法異寶紛紛施爲，把整座烏魚島籠罩在萬丈妖雲陰火之下。商建初看出厲害，先還想父親得信，必要來援，纔一被困，便將本門告急信號發出。哪知兩次求救，到了第四日上尚無音信。心疑飛光信號被陰火邪法隔斷，這纔急起來。惟恐心上人遇險，萬分愁急之中，忽想起笑和尚所贈靈符，忙即取出，如法施爲。又隔了一日夜，救兵仍未見來。知道父親和叔叔鍾愛自己，聞警決不坐視。便笑和尚贈符時的口氣，也是十分誠懇，又係第一次向其求救，焉有不來之理，必爲邪法所破無疑。生機已斷，眼看那紫、碧二色的陰火邪焰像火山也似包圍在寶光層外，二行真氣已被化煉去一半，羣邪多人更在一旁各施邪法異寶助威，中間又雜有大片陰雷，聲勢猛惡，比前更盛。烏靈珠見持久無功，竟還不足，更把多年苦功煉來對付葉縯的七二祕魔元命神幡和攝心鈴取出施爲。這兩件都是魔教中有名異寶。攝心鈴更是厲害，共有三枚，其中一枚在峨眉開府以前爲兩位長老毀去，烏靈珠得有一枚，經用邪法重煉，兇威更盛。

朱、商和歸吾夫妻四人，先見妖人取出一面上繪無數血影的妖幡，纔一展動，幡上便涌起一片血光，光中現出許多奇形怪狀、相貌獰惡的魔鬼影子，一個個張牙舞爪，口中發出極尖銳的慘嘯，在大片其紅如血的妖光中沉浮隱現，呼嘯不已。不知怎的，目光竟被吸住，想要下看，直辦不到。一會兒工夫，便覺目眩心悸，周身冷戰，神魂欲飛。後來還是朱鸞看出不妙，忙令三人留意，纔把心神勉強鎮定，一味運用玄功，潛心四視，不去看它，覺得稍好一些。耳聽妖人厲聲喝道：「無知狗男女，急速束手就擒，聽候發落，還可以少受苦難；如再倔強，我那無上仙法一經發動，白受許多苦難，仍不免一死。那時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悔之晚矣！」說罷，便將攝心鈴取出，剛一晃動，四人便聞得一種極悠揚娛耳的異聲隱隱傳來，雖然滿陣都是妖光邪火佈滿，那麼強烈的風火之聲，竟掩不住這種異聲，聽去十分真切。祇覺得越聽越好聽，漸漸全神貫注，頓忘處境之危。這攝心鈴最是陰毒，專攝修道人的元神。乍聽無奇，祇一入耳，便隨人心意發出各種極爲微妙的異聲，元神立被吸住，漸漸神志昏迷，真魂出竅，休想活命。也是四人命不該絕，衆妖人中有數人忽然看中二女美貌，意欲先奸後殺，再煉真魂，不令烏靈珠當時殺害，以致緩了一步，邪法便不曾全部發揮。

四人正相持間，朱鸞忽聽鈴聲有異，猛想起以前師父曾說烏魚島妖人邪法厲害尚在其次，最厲害的是手中有一魔教中異寶，名爲攝心鈴，共是三枚，各有妙用，以烏靈珠所得一枚爲最厲害，又經邪法煉過，遇上必須小心。方纔所聞異聲，必是此鈴無疑。忙即暗告三人留意。本來還是無力防禦，事有湊巧。當初妖人爲防應敵之際誤傷同黨，四十七島妖人全都經其指教，得有祕傳。明玉之母本是四十七島羣邪之一，也曾在場，明玉曾聽乃母說過，聽朱鸞一說，想起前言，不禁大驚。忙用玄功先將雙耳閉住，再朝衆人警告，傳以防禦之法。經此一來，纔得勉強支持。但是衆人說話時也爲妖人聽去。烏靈珠眼看敵人心神搖動，快要成擒，忽被明玉提醒，轉危爲安，不由大怒，便向衆妖黨大喝道：「賤婢白明玉，乃白道友所生逆女，乃母爲她慘死，攝心鈴的用法她原知道，現被泄機，祇好將此寶妙用全力發揮，使其形神皆滅，不必保全。此是賤婢自尋死路，不能再照諸位道友原意了。」說罷，把手一招，收回妖幡，手掐靈訣，朝空一揚。立有一團心形碧光飛起空中，晃得一晃，碧光便自加大，光中現出許多赤身魔女影子。鈴聲也響個不住，先是鈴語幽咽，悽人心脾。四人因有明玉邪法防禦，又都是各存戒心，還未受甚危害。及至響了一陣，鈴聲驟轉洪烈，宛如無數大鼓迅雷，中雜狂風烈火，一齊怒鳴，震撼天地。

四人中朱鸞法力較高。商建初法寶最爲神妙，自從聞警，得知妖鈴厲害，惟恐有失，又發出一片二行真氣，由裏面將四人一齊護住。那鈴聲聽去雖極猛惡，並無他異，心方略定。鈴聲忽轉淫豔，碧光中的赤身魔女都是粉光緻緻，皓體呈輝，媚目流波，風情無限，朝着衆人搔首弄姿，輕盈起舞，作出許多淫蕩不堪之態。稍一注目，多看兩眼，心神便被攝住。衆人兩耳本已封閉，又加二行真氣防護，原可不受鈴聲搖惑。誰知五官相連，目光被攝，兩耳也受了感應，立時心旌搖搖，不能自主。最厲害的是明知邪法厲害，耳目所及，心神一受迷惑，真魂將被攝去，偏生不能自制。身外陰火陰雷及各色妖光血焰，又似狂濤暴雨一般紛紛壓到，護身寶光和外層的二行真氣已被煉去十之八九。六甲金光障雖然無恙，但是二行真氣化盡以後，是否仍能支持，尚說不定。

眼看情勢更加危急，衆妖人正在笑罵相告，說是成功在即。攝心鈴所化碧色心形妖光忽然轉成紫色，光焰更強，內中赤身魔女更現出許多妙相。白明玉曾聽乃母說過，知妖光一轉成粉紅顏色，生魂便被攝去；跟着一片黑煙冒過，妖光再轉純黑，人便成了灰燼，永受煉魂之慘。眼看妖光由碧轉紫，漸漸由濃而淡，快由深紅轉淡紅，知危機已迫，絕難逃生。無奈先前疏忽，被其乘隙侵入，再想行法防禦已辦不到。自己知道底細，耳目尚被攝住，其他三人更不用說。白明玉想起死時慘狀，驚魂都顫，越想越傷心，撲到歸吾身上，痛哭待死。忽聽暗中有人笑罵道：「該死妖孽，竟敢使用這等惡毒妖陣。今日

你們惡貫滿盈，劫數到了。」衆妖人聞聲大怒，細一查看，哪有人影。各將法寶、飛劍祇朝那發話之處飛射過去，還是不見敵人影子。隨又聽暗中罵道：「無知妖孽，你那邪法祇向別人賣弄，豈能傷我毫髮？我不過見正主人未來，他是我師父的朋友，不便搶先，姑且由你多活片時；否則，一舉手間，你們這羣妖孽立遭慘戮。不信，我先將你這攝心鈴破去，教你看點顏色如何？」衆妖人聞言，忽想起陣中已成火海，還有無數陰雷、異寶夾攻施威，聽敵人口音，年紀不大，竟在陣中隱形發話，若無其事，連影子也見不到，料是能手，不禁驚奇，一齊朝那發話之處各以全力紛紛夾攻。那攝心鈴本來高懸在四人頭上，光已轉成淡紅，四人均覺四肢綿軟，心神如醉，老是要暈的神氣。商、朱二人耳聽陣中來人隱形發話，十分耳熟，因心神已爲邪法所制，危機一發，急切間也未聽出是誰。還是明玉比較內行，見丈夫向前呆望，神思昏昏，知道不妙，正在強攝心神，大聲疾呼哭喊：「是哪位仙人來此，請快將妖鈴破去，救我四人性命。否則，妖光一轉粉色，我們便沒命了。」話未說完，猛瞥見一幢金光祥霞大約畝許，突自空中出現，祇閃得一閃，便將攝心鈴妖光裹住，一片香風過處，妖光立滅。乒乓兩聲，現出一個形似人心，拳頭般大的黑色妖鈴，尚在滿空跳蕩。

衆妖人一見金光，認出是佛門至寶，眨眼之間妖光消滅，攝心鈴正在金光之中跳動掙扎，不由又驚又怒。烏靈珠更是情急，忙縱妖光跟蹤追去，想將妖鈴奪回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團拳大紅光突又出現，打向妖鈴之上，霹靂一聲，震成粉碎。烏靈珠枉有一身邪法，飛遁神速，竟未追上。敵人也始終未現身。妖鈴一破，四人邪法立解，恢復原狀。那六甲金光障乃前古至寶，本有靈性，寶主人雖然中邪，將要暈倒，仍能發出威力，不令陰火侵入。但那外層的二行真氣已被陰火化盡，救星稍微到晚一步，四人仍無幸理。經此一來，四人全都復原。先還不知隱形人是誰，竟具有這麼高法力。正待詢問，請其現身，忽聽哈哈笑道：「無知妖孽死在臨頭，還敢發威麼？你要見我不難，可惜不能白見。」話未說完，叭的一聲，烏靈珠身旁有一妖人竟被隱形人照臉一掌，打了個皮開肉綻，口鼻歪斜，鮮血直流。原來那妖人乃團沙島主伍神師，人最陰險狡詐，因敵人不肯現身，表面隨同羣邪毒口咒罵，暗中卻把獨門異寶天魔釘準備停當，打算冷不防朝那發話之處猛下毒手。此釘經妖人多年苦功煉成，發時祇有寸許長一絲灰色妖光，中在人身，立時暴長，火彈也似化爲一蓬血光，將人震成粉碎。更能由心運用，大小隱現，無不如意。比寶相夫人的白眉針還要陰毒得多，最難防禦。爲數又多，滿擬大量發出，憑着自己心靈運用，追趕敵人不捨，一任對方隱形飛遁和防身法寶多麼神妙，似此半隱半現，至多能避開一半，另一半決躲不掉，祇要稍露空隙，立被打中，便不死也必重傷。心裏正打着如意算盤，沒想到死在臨頭。

那來人不特借有佛門至寶香雲寶蓋，萬邪不侵，威力神妙，並還持有前師留賜的聆音查形的一枚玉環，外加無形劍氣防身，多厲害的邪法也無用處。本意想打烏靈珠，因見妖人長於玄功變化，不易擊中，正想主意。忽見旁立妖道相貌醜惡，神情鬼祟，手藏袖內，暗掐法訣；另一手托着一百零八根短祇三分，碧光閃閃，似釘非釘之物，先取一半發將出來，光細如絲，出手變成灰色，又由千百丈陰火妖光之內發出，如非師傳玉環查看，多好慧目法眼也難分辨。這一半發出以後，便環繞在自己的身外，因被無形劍氣擋住，無法進攻。但那妖釘似有靈性，始終環繞身外，凍蠅鑽窗一般鑽射不已。另一半出手不見，針光全隱。那人知其隱光暗算，心中有氣，忙即飛身上前，施展佛家金剛掌，祇一下便將妖人打個頭暈眼花，鮮血直流，幾乎暈倒。當時怒火上攻，一面行法止痛，一面準備邪法，待要還攻。烏靈珠看出敵人隱形神妙，法力高強，雙方一明一暗，更易喫虧，知非其敵，忙喝：「道友留意！」話未說完，耳聽哈哈一笑，面前人影一晃，現出一個又白又胖的小和尚，先那一幢金光一閃不見。

衆妖人先因敵人隱形神妙，邪法無功，均以爲是一個本領極高的正教中仙人。及見來人現身，竟是一個未成年的小和尚，生得脣紅齒白，帶着一臉頑皮淘氣神情，說話偏是那樣難聽，全都大怒。四十七島妖人原以烏靈珠和伍神師、四首神君崔晉爲首。方纔接到警號，都當來了強敵。有幾個喫過葉縉大虧，懷恨多年的，更誤以爲葉縉尋來，又急又怒。各把前些年所煉邪法、異寶一齊帶上，人數也不下八九十人，除卻有限幾個妖人事前離島外出，其餘全都趕到。先見敵人已被困入妖陣，正受陰火化煉，還當烏靈珠小題大做。後來問出中有一人乃北海土木島主商梧之子，雖然有些顧慮，但都自恃人多勢衆，早有準備，仍未放在心上。不料現在有人隱形入陣，連受譏嘲，並將至寶攝心鈴破去，伍神師又被打傷，全都痛恨。內中烏、伍二妖人更因先前喫了大虧，怒上加怒，恨不得把敵人吞喫下去，纔能消恨。隱身人現身以後，再一細看，對方空着雙手，笑嘻嘻搖頭晃腦，凌虛而立，並無法寶、飛劍隨身，急切間竟看不出他的來歷深淺。如非先前喫過大虧，又見那麼強烈的陰火妖光，敵人竟在陣中從容出現，若無其事，決想不到會有那等厲害。對方年歲不大，從未聽人說過，除有限十餘人之外，多疑還有師長隨來，隱形在旁，故示神奇。不由同聲喝罵，紛紛施爲，一時陰雷妖光如暴雨一般，齊向小和尚打去，四外的陰火更是潮涌而至。烏靈珠二次又取妖幡連連晃動，打算破去隱形，攝取敵人元神。哪知敵人正是東海三仙中苦行頭陀惟一愛徒笑和尚，已經盡得師傳，身有無形劍氣防護，萬難傷害。祇是性喜滑稽，故意取笑。等到邪法異寶一齊發動，忽然哈哈一笑，仍然空着雙手，凌虛飛行在妖光火海之中，如魚游水。那麼多邪法異寶夾攻上去，分明已打到身上，不知怎地竟如無覺。身外也無寶光出現，口中直喊：「妖人太多，我一個人除他不完，祇殺一半，又恐金鐘島主怪我多事。內中還有一個妖人，又有人受他

母親所託，向我說情，我看他母親碧梧仙子面上，想要委曲求全，偏不認得此人，教我爲難。我多年不曾出山，手又癢得厲害，如不給他們喫點小苦，手癢難受，錯了機會，以後哪裏能找到這麼多的妖邪殺癢去？」邊喊邊跑，神速異常。

笑和尚跑着跑着，忽然把頭一晃，便到了某一個妖人身前，揚手便打，手法又重又快。最厲害的是捱打的人雖有法寶防身，並無用處，一打必中，打上便是一個滿臉花，不是頭破血流，便是半邊臉腫起老高。再不就是一掌打個半死，幾乎閉過氣去。衆妖人先還當捱打的幾個一時疏忽，防備不嚴，爲敵所乘。後見無打不中，而且每打必重。漸漸看出祇有崔晉和精通玄功變化的主要十餘人不曾受傷，餘者無一能免。羣邪連受打擊，全都大怒，恨之切骨。對於先困四人，已無暇再顧及，各以全力與隱形之敵拼鬥。一時大片妖光邪火和各色寶光如虹飛電舞，狂濤暴雨一般，緊緊追逐在笑和尚身後。哪知並無用處，敵人好似始終不曾在意，飛馳又是極快，一任多麼厲害的邪法異寶，到了笑和尚身上，始終和沒事人一樣。

烏靈珠見同黨喫虧太甚，自恃還有兩件法寶，以及與幾個爲首羣邪合煉的邪法可用。當初祇因這些邪法異寶太狠毒，易受正教中人嫉視，上干天忌，又是專爲對付葉縉一人而煉，共祇能用三次，約定非遇葉縉本人，不許妄用。如今見敵人十分猖狂，羣邪紛紛受傷，齊催他下手，不禁猶豫起來。原來烏靈珠所煉諸天祕魔烏梭爲魔教中無上利器，最是兇毒，一經施爲，諸天日月星辰齊受感應，發出一種極強烈無比的毒火烈焰，天際罡風也被引來。在一個時辰以內，方圓三數千里內，成了一個大黑氣團，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全被這類毒焰佈滿，無異混沌世界。附近島嶼也差不多全要陸沉，至於山崩地陷，熱浪沸空，更是題內文章。這還是行法人事前有備，雖不能收，事完之後仍可行法將其送往兩天交界的罡氣層上化去，尚且如此猛惡，否則在此方圓千里內外固成死圈，所有生物無一倖免，便是鄰近之處，無論人畜，沾上一點毒氣，也必慘死。他當初是因爲葉縉的法力太高，煉有冰魄神光，居於有勝無敗之勢；近又學會絕尊者的滅魔寶籙，功候更深。這多年來雙方仇怨日深，羣邪雖各煉有幾件邪法異寶，恐非其敵，這纔下了數年苦功，把他發現多年，因爲許多顧忌而未敢嘗試的魔教中無上法寶祕魔烏梭取出，聯合十二個有力同黨，在海底深處闢一洞穴，外加重重防備，費盡心力，煉成三枚。打算將來強仇上門，能勝更好，否則便與一拼。

烏靈珠這時雖然恨極笑和尚，一則覺着對方是無名之輩，小題大做還在其次，最要緊是此寶隱祕多年，從未試過，貿然取用，被正教中人得知，固必不容，又犯天忌，再被強仇知道，有了準備，豈不徒勞？還有四十七島俱都鄰近，島上宮室園林，均經羣邪多年

苦心經營，纔有今日，一經發難，便全毀去。煉時又是極難，非有十二個有力同黨相助，合力同煉，不能成功。煉時稍一疏忽，前功盡棄，還會惹火燒身。每日提心吊膽，費了數年心血，好容易纔得圓滿。雖因年時尚淺，功候還差，又因上干天忌，不敢試驗，能發而不能收，未達爐火純青之境，但用以對敵，多高法力的人也禁不住。因爲慎重，除一同煉法的十三人外，下餘同黨均不知道。一旦使用，敵人固是必死，便四十七島羣邪也必難於保全。當初烏靈珠爲防傷害同黨，雖在海底設有躲避之處，事前將人撤退，或者無妨，到底不曾試過。爲此躊躇，欲發不敢。

烏靈珠正勸衆人少安毋躁，自己還有法寶不曾使用，真要不行，再打主意。不料笑和尚因見伍神師相貌醜惡，行事險惡，發出那樣兇毒的妖針，越看越有氣，有意除害，偏不當時下手，故意惡作劇，仗着飛遁神速，隱形巧妙，出沒無常，專和他作對。冷不防飛身過去，揚手就打，也不施展殺手，一味引逗惡鬧，打得又狠又準。就這一會兒工夫，竟打了個遍體鱗傷，一任邪法異寶防護，毫無用處。拼着捱打，聽其自然還好一些，防備越嚴，打得越重。也不知用甚麼方法，打在身上，又痛又癢，連骨髓一齊痠麻，萬難禁受。剛一行法把痛止住，第二下又打上身來。防是沒法防，攻又沒法攻，空自忿怒，咬牙切齒。那三枚祕魔烏梭煉成以後，爲防強敵法力太高，未等應用便有疏失，原交烏、伍二妖人分別保管，二妖人也不敢妄用。後來捱打次數太多，痛苦難禁，暗忖：「多年盛名之下，爲一無名後輩所傷，此仇不報，以後如何見人？」雖然越想越恨，仍然顧忌此寶的威力太大，恐傷同黨和各島宮室靈景，還是遲疑不決。

事有湊巧，同黨離依島主雲雷真人黎望，忽由中上飛回，遙望島上妖陣發動，知有強敵，趕來相助。黎望本是昔年正教中棄徒，兼有正邪兩家之長，法力尚在其次，更有一件至寶，名爲雲雷仙網，一經施爲，多麼厲害的水火風雷，均能防禦。發時一片紅色仙雲，中雜億萬五色火星，除防身外，並能發出大片五色神雷，神妙非常。當衆妖人煉寶之時，知道毒焰厲害，雖然能致敵死命，自己的島宮也化劫灰，甚或波及同黨，祇有此寶可以制止。無如黎望雖因犯過被逐，投身邪教，畢竟出身正教，頗知邪正之分；又見所投妖師爲惡太重，致遭誅戮，死得極慘，越發膽寒。更想起昔年母親碧梧仙子崔蕪兵解以前曾再三託人告誡，彼時正爲心中氣忿，一意孤行，不曾在唸，及至妖師遭劫，母親坐化，想起以前不聽母教，漸生悔恨。雖與羣邪同居小南極，相交多年，不便離去；又因以前失足，隨同爲惡，積重難返，正教中無門可入，因循至今，遇事便有了分寸。一聽烏靈珠等人祭鍊那麼兇毒的邪法異寶，知道此舉既干天忌，又犯衆怒，決無好結果。始而設詞推託，不肯加入同煉。後竟避往中土，去了數年，方始歸來。一聽妖人向其借寶，以爲禦敵時作防身之用，迫於情面，雖然應允，並非所願。沒奈何，祇得時常離島外出，

意圖迴避。邪法煉成以後，敵人既未尋來，羣邪也因爲以前連遭慘敗，一味養精蓄銳，暗中準備，不敢輕易發難，始終隱忍待機，不曾出手。當初祕魔烏梭煉成之時，羣邪曾與黎望約定：將來有事，如若他出，便以信火催歸，請其相助。黎望這次由外回來，發現烏魚島上來了強敵，不便坐視。心想：「敵人連妖陣尚不能破，羣邪明佔上風，決不會施展此寶。」因而本打算敷衍。不料纔一到達，十三妖人卻有一半請其相助。自己答應在先，難以反悔，祇得將寶網發出。先是手掌大一蓬彩絹擲向地上，立似輕雲飛絮，海上狂濤一般，往四方八面，貼着地皮海波，電也似疾地舒展開去，晃眼工夫，極大一片海面，全被這片彩雲緊緊蓋住。